

言愛以箱

蒔繪 (*maki-e*) 是一種傳統日本工藝技法。工匠使用竹管和軟刷將金、銀等金屬粉末塗抹並固定在黑漆表面。金、銀、色粉與黑漆形成強烈的色彩對比，所構成不同的紋樣，即為蒔繪。這種古老的技術至今仍受到大眾的喜愛。

迄今為止，人們發現最古老的蒔繪物品是一柄製於奈良時代 (710-794 年) 的劍，名為「金銀鈿裝唐大刀」(圖 1)，現藏於日本奈良的正倉院。劍上的麒麟 (見於傳說的有蹄神獸)、飛鳥銜花 (*banakuidori*)、祥雲及花枝等紋飾均使用了蒔繪技法。



圖 1
金銀鈿裝唐大刀
8 世紀
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收藏

隨着研磨、製造金屬粉末的技術在鎌倉時代 (1185-1333 年) 大幅提升，蒔繪技藝亦得以發展，演變出更為複雜多樣的紋飾及精細的子技術。蒔繪紋樣越趨繁複，富饒精妙的視覺層次。亦見風格各異的創作，例如植物、動物和宗教主題等。除卻不同裝飾的圖騰外，蒔繪還經常用以突顯物品上的家紋 (*Kamon*，家族徽章)。

江戶時代 (1603-1868 年) 的政治環境穩定，促成了當時藝術發展的繁榮景況。而在江戶幕府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 (1773-1841 年) 在任期間，蒔繪工藝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際此，大部分由日本宮內省委託製作的日用品和婚禮用品均使用蒔繪來裝飾。在兩依藏博物館永久收藏中的一個嫁妝箱 (*nagamochi* 長持ち) 可作一例。

溯源：芭芭拉·赫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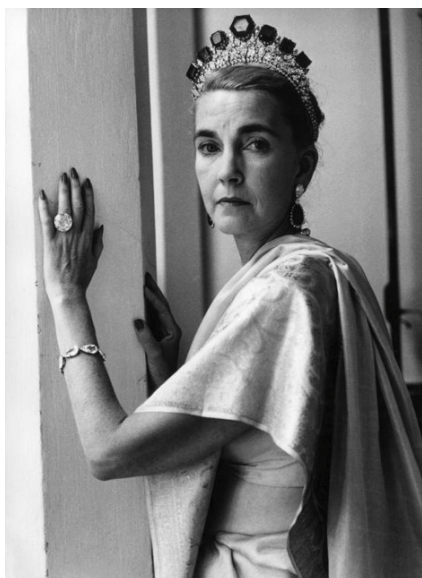


圖 2
芭芭拉·赫頓

兩依藏博物館收藏中的嫁妝箱 (LYMA-104; 圖 3) 為美國社交名媛及時尚指標——芭芭拉·伍爾沃斯·赫頓 (Barbara Woolworth Hutton, 1912-79) (圖 2) 的舊藏。嫁妝箱呈長方柱體，飾以蒔繪漆藝，並鑲嵌了銀片和青銅配件。芭芭拉·赫頓被稱為「可憐的千金小姐」。她是知名的伍爾沃斯集團 (Woolworth's) 的創始人弗蘭克·溫菲爾德·伍爾沃斯 (Frank W. Woolworth) 的外孫女，在其繼承了外祖父三分之一的財產後，曾一度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

赫頓以她的精美珠寶收藏聞名於世，其中包括卡地亞和梵克雅寶的珠寶。此外，她亦熱衷於東方藝術。她曾表示：「我除了寫作和鑽研中國藝術外，別無他計，只想繼續過些簡樸的日常生活」。



圖 3
 蒔繪嫁妝箱
 江戶時代
 木胎蒔繪
 35 x 64.5 x 46 公分
 兩依藏博物館收藏

她對中國藝術的熱情始於 1930 年代。當時她嫁給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來自高加索的喬治亞王子 (亞歷克西斯·姆迪瓦尼, Prince Alexis Mdivani)。赫頓曾經歷過七段婚姻，在她與最後一任丈夫——來自琅勃拉邦王國的皮埃爾·雷蒙·多安·文共王子 (Prince Pierre Raymond Doan Vinh) ——共諧連理後，她決定在墨西哥的庫埃納瓦卡建造一座名為 Sumiya 的日式避暑住宅作為夫婦二人的居所。

Sumiya 採用傳統的茶屋建築風格，亦名為「數寄屋造」。此建築風格始見於安土桃山時期 (1574-1600)，初用於建造茶室。德川時期 (1603-1867) 以降，此等風格亦應用於私人居所。以「數寄屋造」風格建造的 Sumiya 亦符合其收藏品的時代背景。屋內裝飾的古董琳琅滿目，大型屏風、門、手稿、書畫，以及皇室御用家具。在圖 5 的右下角可見一個似有蒔繪裝飾的有蓋箱子，與本文介紹的嫁妝箱尤為相似，可證本館館藏中的嫁妝箱或曾是 Sumiya 的家具陳設之一。



圖 4
 芭芭拉·赫頓與皮埃爾·雷蒙·多安·文共王子同坐於 Sumiya 的起居室



圖 5
 Sumiya 的內部陳設

鳳凰與梧桐

Nagamochi 是典型的日本婚禮儲物箱，常用於存放紡織品。本館所藏的嫁妝箱以鳳凰、梧桐及蟹形牡丹的為裝飾元素，上述三者均可對應嫁娶主題。梧桐及蟹形牡丹兩者均是婚慶常見的祥紋，亦可能是代表新娘和新郎兩家的家紋。在日本文化中，如果家庭中得一女兒，就會為她種下一棵梧桐樹；當女兒出嫁時，便會砍下成樹的梧桐，將木材製成她的嫁妝箱。日本亦有「鳳凰非梧桐不棲」的說法，因此人們將梧桐樹種植於家中庭園，鳳凰將至祝福，為整個家族帶來好運。因此，以鳳凰和梧桐裝飾嫁妝箱，自有道理。

日本嫁妝箱的製作如此精良，不僅因為它代表著新娘家庭的社會地位，更是表達了婚姻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這一觀念。我們雖然不能確定赫頓是在哪一次婚姻中獲得這個箱子，也難以查證它是否屬於 Sumiya 家具的一部分。但赫頓曾收藏這個箱子的其一原因，或許是她也渴望得到鳳凰和梧桐在傳統意義上的象徵——愛與包容。



蟹形牡丹



梧桐



鳳凰

結論



圖 6
儲物箱 (Nagamochi) · 帶有家族紋章、松樹和卷葉圖案
18 世紀下半葉
37.5 x 62.2 x 45.7cm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 (2019.281.1)

按幾個世紀以來的儀禮習俗，女性在出嫁時會帶同個人物品。江戶時代的婚禮嫁妝包括家具，例如箱子、櫃架和屏風；化妝盒；文儀用具；和服，以及藝術品。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 17 世紀屬於第三代德川將軍家光的長女千代公主 (1637-1699) 的初音嫁妝 (現收藏在德川美術館)。如今，鮮有人視訂製傢俱為婚禮嫁妝的一部分，嫁妝箱的角色也隨習俗轉變漸漸隱退，不再在婚禮儀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個箱子是兩依藏博物館日本藝術品收藏中唯一的嫁妝箱，但就比較製作時期、結構和裝飾技法上，本館的嫁妝箱可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一個箱子 (2019.281.1) 作一對照 (圖 6)，二者甚為相似。飾有豐富蒔繪的箱子都是十分昂貴的定製工藝品，只有武士精英階層或皇室家族等上流人士才能負擔。這些保存下來的嫁妝箱不僅證明了當時漆藝的高超技術，也留下封建時代日本傳統婚姻的一幕光景。